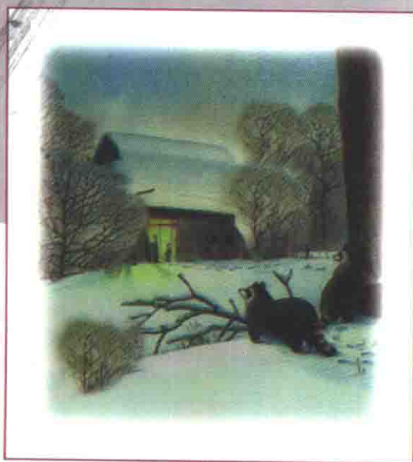


BU ER JIA KEI FUI WEN JI

布尔加科夫文集

第三卷

白卫军



作家出版社

布尔加科夫文集

BU ER JIA KE FU WEN JI

白卫军

○ [俄] 布尔加科夫 著

许贤绪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卫军/(俄)布尔加科夫著;许贤绪译.-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7.12

(布尔加科夫文集;第3卷)

ISBN 7-5063-1305-7

I. 白… II. ①布… ②许… III. 长篇小说-俄
罗斯-现代 IV. I51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4721 号

白卫军

作者:(俄)布尔加科夫

译者:许贤绪

责任编辑:水舟

装帧设计:潘俗予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h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二二〇七工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10千

印张:10.25

插页:2

印数:001~10100

版次:1998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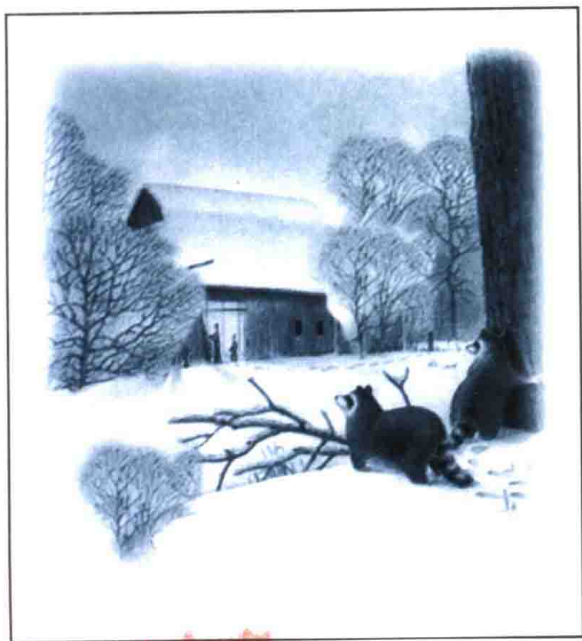
ISBN 7-5063-1305-7/1·1293

定价:15.8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策划：半岛/主编：戴骢



献给

柳波芙·欧根耶芙娜·别洛泽尔斯卡雅

第 一 部

下起了小雪，突然变成了鹅毛大雪。狂风怒吼；暴风雪来了。刹那间黑暗的天空与雪的海洋浑成一片。一切都消失了。

“唉，老爷，”马车夫叫道。“糟了，暴风雪！”

于是死人们都按各自做过的事情和书中所写的内容受审……

那是伟大的一年，又是可怕的一年。按耶稣降生算起那一年是 1918 年，而从革命开始算起则是第二年。那一年夏天阳光灿烂而冬天多雪，天空中有两颗星挂得特别高：牧人之星——晚上的金星和红色的、抖动的火星。

然而无论是在和平的年代还是血腥的年代，日子都像箭一样地飞，所以在年轻的土尔宾一家人不知不觉之中白色的、毛茸茸的12月已和严寒一起降临。啊，我们的闪耀着白雪和幸福之光的枞树爷爷！啊，妈妈，光明的女王，你现在何方？

在女儿叶列娜同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塔尔贝格大尉结婚一年之后，在长子阿列克谢·瓦西利耶维奇·土尔宾经历了艰苦的行军、服役和灾难后回到乌克兰基辅老家的同一个星期里，一具装着母亲遗体的白色棺材被沿着阿列克谢耶夫斜坡街送到了波多尔区，放进了弗兹沃兹街上供奉圣徒尼古拉的小教堂里。

在为母亲举行安魂祈祷的时候，是5月，樱桃树和金合欢密密地遮住了教堂的尖头窗。由于悲伤和腼腆而心神不宁的亚历山大神父在金色的火光旁边闪出光亮和火星，而全身上下直至吱吱作响的皮靴都笔挺铮亮的教堂执事，脸和脖子都涨得通红，在虔诚地朗诵着教堂的经文，为抛下了自己孩子们的妈妈送别。

阿列克谢，叶列娜，塔尔贝格，和在土尔宾家长大的阿纽塔，和被死亡吓呆了的、一头乱发披到右眉上的尼科尔卡，都站在旧的、棕色的尼古拉圣像的脚边。尼科尔卡的鼻子长而尖，鼻子两边的天蓝色的眼睛显得忧郁而迷茫。偶尔他把目光抬向圣像壁和祭坛上空阴暗的穹顶，看看那上面正在飞升的、悲哀而又神秘的上帝老头，眨巴着眼睛。为什么这样欺侮人？这样不公平？为什么要夺走母亲，在全家刚刚团聚，开始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向着黑暗的、裂开的天空飞去的上帝没有回答，而尼科尔卡自己还不知道，世上不论什么事，总是按照需要的样子发生的，而且一切都只会变得更好。

教堂仪式结束了，他们走到门外回声很响的台阶石板上，

送母亲经过全城到墓地去，在那里在一个黑色大理石的十字架下早就躺着父亲。把妈妈也埋了进去。唉……唉……

*

*

*

在母亲死前的许多年里，阿列克谢耶夫斜坡街十三号内那只餐室里的瓷砖火炉温暖和培育了小妹叶列娜，老大阿列克谢和小不点儿尼科尔卡。经常在喷发着热气的瓷砖炉面旁朗读《萨尔达姆的木匠》*，钟演奏着加沃特舞曲，而到12月末总是有针叶的清香，各种颜色的蜡烛在绿色的枝叶上燃烧。母亲的（如今是叶列娜的）寝室里的青铜座钟奏着加沃特舞曲，而餐室里的红木壁钟则敲打出钟楼般的当当声与之应和。这钟是父亲很早就买来的，那时候女人们还穿着可笑的、肩部成泡状凸起的袖子。这样的袖子消失了，时间像流星一般一闪而过，当教授的父亲死了，大家都长大了，而钟还是老样子并且敲打出钟楼般的当当声。对这钟大家都已习以为常，所以如果它突然奇迹般地从墙上消失，人们一定会像失去一个亲人的声音一样难过，任何东西都填补不了这个空白。然而幸运得很，钟是不死的，萨尔达姆的木匠也是不死的，而荷兰式的瓷砖火炉像明智的山岩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总是活泼泼的和热烘烘的。

就是这个瓷砖火炉，和旧的红木家具，和装饰着亮晶晶的小圆球的床，磨损了的、上面织出手中拿鹰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和在天堂般的花园里丝绸般的湖岸上休闲的路易

* 这是俄国作家帕·拉·富尔曼（1809—1856）为孩子写的历史小说，内容是沙皇彼得一世在荷兰城市萨尔达姆（现名赞丹）的船厂里当木匠的故事。

** 十七世纪的俄国沙皇。

十四”的彩色和深红色壁毯，织有东方田野上奇妙美景并曾使幼小的尼科尔卡在猩红热的高烧幻觉中如临其境的土耳其地毯，世界上最好的书橱和橱里面的娜塔莎·罗斯托娃、上尉的女儿以及许许多多散发着神秘古老的巧克力香味的书，金色的碗盏，银器，画像，帘子——所有这些摆满了东西的、积着灰的、曾经把土尔宾家年轻一代养大的七个房间，所有这一切母亲都在最困难的时刻留给了孩子们，在弥留之际她喘着气拉住哭泣着的叶列娜的手说道：

“要和睦地……活下去。”

*

*

*

但是怎样活下去呢？到底怎样活下去？

老大阿列克谢·瓦西利耶维奇·土尔宾，一个青年医生，28岁。叶列娜——24岁。她的丈夫，塔尔贝格大尉——31岁，而尼科尔卡——17岁半。他们的生活在刚开始时就被打断了。风暴早就开始从北方刮起来，一直刮个不停，而且越来越猛。大土尔宾回到生他养他的城市里是在第一次震动了第聂伯河畔群山的打击之后。满以为这下该平息下去了，将要开始那种在散发着巧克力香味的书本中写着的生活，可是那种生活不但没有开始，周围情况反而变得越来越可怕。在北方，暴风雪在不停地狂吼，而在这里，被惊动了的大地的腹内深处也在人们脚下隐隐地发出轻微的隆隆声和咕咕声。1918年正在向自己的终点飞去，而且每一天都变得更加令人恐惧，更加张牙舞爪。

*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国王。

*

*

*

墙壁将坍塌，受惊的鹰将从白色的手套中飞走，铜灯中的火光将熄灭，而上尉的女儿将被投入炉子里烧掉。母亲对孩子们说：

“要活下去。”

而他们将不得不受苦和死去。

有一次，黄昏时分，就在埋葬了母亲之后不久，阿列克谢·土尔宾来到亚历山大神父处，说道：

“确实，我们很伤心，亚历山大神父。很难忘记妈妈，而且又碰上这样困难的时候……主要的是，我刚回来，本来以为能把生活安排好，可是现在……”

他不作声了，坐在桌子旁边昏暗处沉思起来，并看着远方。教堂院子里的树枝把神父的小屋也盖住了。似乎在这狭窄的、堆满了书的小办公室的墙外就是春天的、神秘错综的森林。城市在发出黄昏的、轻微的喧闹声，丁香花香扑鼻。

“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神父无可奈何地喃喃地说（他在与人谈话时总是很腼腆）。“这是上帝的意志。”

“也许，这一切总有一天会结束？以后就会好一些？”土尔宾不知在向谁发问。

神父在沙发里动了一动。

“艰难时世，艰难时世，有什么可说的，”他低声含糊地说，“但是也不要垂头丧气……”

然后他突然从黑色僧袍的袖子里伸出一只雪白的手，放在一叠书上，翻开了最上面的一本，翻到夹着一张绣花彩色书签的地方。

“垂头丧气是不允许的，”他不好意思地，但又很恳切地

说。“沮丧是个很大的罪过……虽然我觉得，还将有大的考验。当然啦，当然啦，会有大的考验，”他说得越来越自信。“我近来老是在看书，当然，根据专业，大部分是神学方面的……”

他抬起书，让窗外进来的最后的光线落到他翻好的一页上，念道：

“‘第三位天使把自己的碗中之物倾倒在河流和水源之中，就成了血。’”

二

总之，是白色的、毛茸茸的 12 月。它正在飞快地接近月半。在积雪的街道上已可感觉到圣诞节的反光。1918 年即将结束。

十三号门牌的两层楼房子结构精巧，土尔宾家住在二楼，小而舒适的、倾斜的院子则在楼下。在紧靠着峻峭的山脚下的花园里所有的树枝都变得肥厚而低垂在房子上空。山被雪盖没了，院子里的板棚小屋被填平——成了一块巨大无比的圆锥形的白糖。房子戴上了白色的将军帽，在下面一层（向街是第一层，进院子到土尔宾家的阳台下面则是在地面以下）里亮起了微弱的、昏黄的灯光，那里住着一个工程师兼懦夫、资产者和令人讨厌的家伙，瓦西利·伊凡诺维奇·利索维奇，而在上面一层则是明亮欢快的土尔宾家的窗户。

黄昏时分阿列克谢和尼科尔卡到板棚里去取柴。

“唉，唉，柴这么少了。今天又有人来偷过了，你看。”

尼科尔卡的手电筒打出一束天蓝色的圆锥形的光，在光束里可以看到墙的护板被剥掉了，又从外面匆匆钉了上去。

“真想伏击一下这些鬼东西！真的。你看怎么样：咱们今

天夜里来放哨？我知道——这是十一号里的皮匠们干的。真是些混蛋！他们的柴比我们多。”

“去他们的……走。拿柴吧。”

生锈的锁叫了起来，一层雪落到了兄弟俩的身上，他们开始搬柴。到晚上九点钟时萨尔达姆的瓷砖已经热得不能去碰了。

出色的火炉在自己的光可鉴人的表面上留下了下面这些历史性的记录和图画，是尼科尔卡在1918年的不同时期里亲手用墨汁写上去的，充满最深刻的思想和意义：

如果人们告诉你，同盟国正在急急忙忙地赶来救我们，——

你别相信。同盟国是坏蛋。

他同情布尔什维克。

画：莫穆斯的嘴脸。

下面题字：

“龙骑兵列昂尼德·尤里耶维奇”。

可怕的消息令人惊恐，

红色匪帮在进攻！

彩色图画：一颗脑袋，唇髭下垂，大盖帽上拖一根蓝色尾巴。

下面题字：

“揍彼得留拉!”

叶列娜和土尔宾家从童年时代起的亲密朋友们——梅什拉耶夫斯基，卡拉西·舍尔文斯基——也用颜料、墨汁、墨水、樱桃汁写下了：

叶列娜·瓦西利耶芙娜非常爱我们。

有的人——请接受，而有的人——不。

叶列娜，我买了“冥王星”的票，
二楼8号，右边。

1918年，5月12日我爱上了。
你又胖又不漂亮。

在这句话之后我要开枪自杀了。

(画着一把相当像的勃郎宁手枪)。

俄罗斯万岁!
专制制度万岁!

6月。船歌。

整个俄罗斯并非无缘无故地
记住博罗季诺的一天。

尼科尔卡用印刷体写下的：

我真的命令不要在炉子上写无关的东西，任何一个同志都有被枪毙和剥夺权利的危险。波多尔区委员会政委。太太式、男式和女式裁缝阿勃拉姆·普鲁日涅尔。

1918年1月30日

画得五花八门的瓷砖喷发着热气，黑色的钟像三十年前一样地走着：嘀嗒，嘀嗒。大土尔宾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的，淡色头发，从1917年10月25日起就变得苍老和阴沉，穿一件口袋肥大的弗伦奇式军上衣、蓝色的紧腿裤和新的软底鞋，用一种喜欢的姿势——盘起腿坐在沙发里。他脚边的小长椅上是一头乱发的尼科尔卡，把两只脚几乎伸到酒柜上——餐室很小。脚上穿着带扣的靴子。尼科尔卡的女朋友，吉他，发出轻柔的声音：丁冬……这丁冬声含意不明……因为现在，你们看，还什么都搞不清楚。城里惊恐不安，气氛阴沉……

尼科尔卡的肩上佩戴着有白色镶条的下级军官肩章，左手袖管上有尖角形的三色袖章。（第一步兵义勇兵团，三分队。组建已有三天，与正在开始的事件有关。）

但是，尽管有所有这一切事件，在餐室里，老实说，还是非常好的。暖和，舒适，奶油色的帘子拉着。热气温暖着兄弟俩，产生懒洋洋的感觉。

哥哥丢下书，伸伸懒腰。

“来，弹一曲《测量》……”

丁冬—冬……丁冬—冬……

皮靴式样好，

漂亮的无檐帽，
那是工程士官生在行军！

哥哥开始跟着唱。眼睛是阴沉的，但里面点燃起了火花，
血管里有了热流。但是安静些，先生们，安静些，再安静些。

避暑的先生们，你们好，
避暑的太太们，你们好……

吉他在行军，从琴弦上落下一个连队，工程士官生们行走着——一，二，一！尼科尔卡的眼睛在回忆。

军校。表层脱落的亚历山大式圆柱，大炮。士官生们匍匐着在一个个窗口间爬来爬去，还击着。窗口架着机枪。

一片乌云般的士兵包围了军校，嘿，真像一大片乌云。有什么办法。博戈罗季茨基将军害怕了，就投降了，带着士官生们一起投降。可一耻……

避暑的先生们，你们好，
避暑的太太们，你们好，
我们的测量早就开始了。

尼科尔卡的眼睛模糊了。

赤红色的乌克兰田野上热浪滚滚。尘土满脸的士官生队伍在尘土中踏着尘土行进。有过，这一切都是有过的，而现在没有了。可耻。胡闹。

叶列娜拉开门帘，在黑暗的门洞中出现了她的棕红色的头。投向兄弟俩的目光是柔和的，而在看钟时目光就变得非常

非常不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真的，塔尔贝格在哪里呢？叶列娜在担心。

她想掩盖这一点，跟着兄弟俩唱歌，但突然停住，举起了一根手指。

“等一等。你们听见吗？”

连队猝然停止了脚步，在所有七根琴弦上：立停！三个人都侧耳倾听并听清楚了——大炮声。沉重，遥远，喑哑。又是一声：轰—隆……尼科尔卡放下吉他，迅速地站了起来，阿列克谢也跟着起身。

会客室里完全是暗的。尼科尔卡碰上了一把椅子。窗外是真正的歌剧《圣诞前夜》——一片白雪和点点火光。抖动着，闪烁着。尼科尔卡贴近一扇窗。炎热和军校从眼睛里消失，现在眼睛里面是极度紧张的感觉。在哪里？他耸耸下级军官的肩章。

“鬼知道。凭感觉好像是在斯维亚托申诺附近开的炮。奇怪，不可能这么近。”

阿历克谢在暗处，叶列娜比较靠近窗，可以看得出，她的眼睛是黑色的，惊慌的。塔尔贝格至今还不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哥哥感觉到她的激动，所以一句话也不说，尽管他是非常想说话。是在斯维亚托申诺。这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开炮地点离城十二公里，不会更远。这是怎么回事？

尼科尔卡抓住插销，另一只手压玻璃，似乎是想把玻璃压掉后爬出去，结果把鼻子压扁了。

“我想到那里去。了解出了什么事……”

“嘿，那里就缺你一个了……”

叶列娜在惊恐不安之中说。真是不幸。丈夫本来应该最晚，你们听见吗，——最晚在今天下午三点钟回来，而现在已

经十点了。

他们在沉默中回到了餐室。吉他忧郁地沉默着。尼科尔卡从厨房搬来茶炊，它不祥地唱着，吐着泡沫。桌上的茶碗是特殊的，外面有娇嫩的花，里面是金色，形状是花样小圆柱。母亲，安娜·弗拉基米罗芙娜在世时这是家中过节时的用具，而现在孩子们天天用。桌布，尽管有大炮声和这一切疲劳、惊恐和混乱，还是洁白的，而且上过浆。这是由于叶列娜，她不可能不这样，这是由于阿纽塔，她是在土尔宾家里长大的。地板亮得发光，而在目前这样的12月里，桌上一只不透明的圆筒形花瓶里还是插着天蓝色的绣球花和两株忧郁的、热烈的玫瑰，肯定生活的美好和牢固，尽管邪恶的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他们大概会毁掉这个城市并把残存的一点安静用皮靴踏得粉碎。花。花——是叶列娜的忠实崇拜者、近卫军陆军中尉列昂尼德·尤里耶维奇·舍尔文斯基带来的礼物，他是著名的糖果店“侯爵夫人”里的女售货员的朋友，是舒适的花店“尼斯的百花女神”里的女售货员的朋友。在绣球花的影子下是一个蓝色花纹的小盆子，几片香肠，盛在透明的奶油缸里的奶油，糖瓶里有方糖，还有椭圆形的白面包。本来完全可以美美地吃些东西，喝口茶，如果不是这一切令人忧虑的情况……唉……唉……

在茶壶上面骑着一只粗绒线做的彩色大公鸡，而在茶炊的亮晶晶的腰部反映出三张变了形的土尔宾的脸，其中尼科尔卡的脸颊就像莫穆斯一样。

叶列娜的眼睛里是忧郁，蒙上一层淡淡火红色的头发凄凉地垂落下来。

塔尔贝格和他的为黑特曼* 运钱的火车一起在某地方被阻了，因此也破坏了这个晚上。鬼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出了什么事？……兄弟俩没精打采地嚼着三明治。叶列娜面前是一杯冷却了的茶和一本《旧金山来的先生》**。迷茫的眼睛视而不见地看着字：

……黑暗，海洋，暴风雪。

叶列娜没有看书。

尼科尔卡终于忍不住了：

“我真想知道，为什么这样近地开炮？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嘛……”

他自己打断了自己，并且由于移动而扭曲了自己在茶炊中的形象。停顿。分针爬过了十分钟，又嘀嗒嘀嗒地向着十一一点一刻走去。

“开炮是因为德国人是坏蛋，”老大突然冒出一句。

叶列娜抬头看看钟，问道：

“难道，难道他们真会丢下我们，不管我们死活？”她的声音很凄凉。

兄弟俩像听到口令一样同时扭过头来，开始说谎。

“现在什么也不清楚，”尼科尔卡说，同时咬着一片香肠。

“我这不过是随便说说的，唔……估计的。传闻。”

“不，不是传闻，”叶列娜固执地回答，“这不是传闻，而是确实可靠的；今天我看见了谢格洛娃，她说，从博罗贾卡调

* 黑特曼原为16—17世纪乌克兰执政者的称号，1918年4月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斯科罗帕茨基在德国占领军支持下“当选”为黑特曼，同年12月出逃。

** 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